

湖北地方史志研究資料叢刊

方志學發微

王葆心著

取材篇·纂校篇

湖北省地方志
編纂委員會
辦公室印行

出版说明

方志学发微的作者王葆心，字季芴，别号晦堂，晚号青坨老人，湖北省罗田县人。生于一八六八年（清同治七年），卒于一九四四年。早年肄业于两湖书院，一九〇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科）乡试举人，任学部主事，礼学馆顾问，兼充京师大学堂及北京优级师范经学、文学教习。民国期间，历任湖北革命实录馆总纂、湖南官书报局总纂、北京图书馆总纂、湖北国学馆馆长、武昌师范大学及武汉大学教授、湖北通志馆筹备处主任、湖北通志馆总纂、抗日战争时期，退居罗田，被聘任罗田县志馆馆长。

王葆心毕生辛勤治学，著述丰富，自经学、文学、以至史学、方志学□□著作共有一百七十多种。他致力最久且勤、所得最富且精的在方志学一门，最后的成果就是方志学发微一书。全书约近五十万言，二十四卷，共分七篇。一为取材篇，二为纂校篇，前主后附，并载卷一，选取清代名家关于着手修志最为切要的章则、议论，包括采访、绘图、考旧志、考群书、录档案，也即是取材与编纂两者的方案，具体方法和步骤，及其相互的关系。三、导

源篇：根据经学、史学、杂家、和地理专门的渊源流变系统，说明逐步演变汇成方志一科的由来。四、派别篇：根据宋、元、明、清修志的历史及其变迁，以次说明明、清以来旧派、清代雍、乾以来新派修志的体例，新旧两派以外各就所长而自成一家的派别修志的体例，其中对新旧两派的根源及其在体例上各有分支，考辨尤为详晰。五、反变篇：列举修志主改变的前说、前例，对新旧两派改变前志的作法，作了比较说明。六、赓续篇：列举修志主赓续不主更张的前说和陈规，对旧派续旧派、新派赓新派，在续修方法上的种种不同，分别举例说明。七、义例篇：专选时代较近有所创新的各家各志的义例，以及旧派中部分可取的体式，加以系统评述，备供新修方志览古筹今的借鉴。以上各篇，对荟萃前人的议论，收采闳博，取精据华，剔芜去陋，除列表以明其流别外，并分别附以按语，对原作中立论尚未畅达的，则引证他说并附己说以申明之；于其所未论及的，则引证他说并附己说以补充之；凡立论有错误的，则在附说中指明纠正。这样参同考异，原始要终，注重实用的综合研究，是前此四五百年来史志学考所未曾做过的工作。可以说，这部书是大变革时代新旧过渡中，旧辈志家对方志遗产尽其力所能及而作出的总结，为我们现在批判地继承这份文化遗产，从

新纂修方志，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较便的参考资料。

作者撰著此书，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积累，具体着手于一九二二年间，定稿成书于一九三七年冬。原湖北通志馆曾一再函请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资助出版，没有结果。抗日战争时期，作者将全稿带回罗田，继续有所增补润色。解放后，芑必武同志多次指示有关部门搜集、保存、整理和选择出版王葆心的遗著。罗田县人民政府重修王葆心的莹墓，芑老亲笔题『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二语，以表墓门。一九五七年，王葆心的遗属将家藏未刊遗稿，包括方志学发微全部缮正稿在内，献交湖北省文史研究馆。后来，这些稿件辗转移交湖北省博物馆保存。最近，由博物馆清出复制的方志学发微卷一，即作者原稿编次为『取材篇第一——纂校篇附』的两篇，亦即作者称之为『均通人修志之始事所万不可不知者』的部分。虽非原稿全璧，仍有可供参考之处。

在中央有关领导部门的倡导下，目前全国各省、市、县正在竞起着手纂修新的地方志。学术界不少人士，对王葆心方志学发微全稿的保存情况，表示关切，希望能早日整理出版。从事方志学研究和地方志编纂的工作者，也期待出版这类著作，作为研究和参考的资料。我

们考虑上述情况，在方志学发微全稿尚待清查之际，特就这一卷两篇，先行点校付印，列为我们计划中的方志学研究参考资料的一种。

原稿缮就的时间已久，经过多次转移，其中文字有些漫患，脱落之处。凡属引用前人著作的，已根据原著，分别据以补明；个别一时无法查出原著的，暂仍从缺；属于本书作者的按语，则仍从原稿所缺，不代补缀，以符真实。至于原稿抄缮中的若干错别字句，显见确知的，则分别予以订正，以免传讹。原稿未曾标点，现按目前出版古籍直行排印的通例，统统加以标点，以便阅读。由于我们人力有限，时间短促，不及详加考核，点校上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和专家多提意见，以便出版全书或再版本篇时修正。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一年九月

方志学发微

罗田王葆心季芾撰

目录

- 取材专论一附说三
- 纂校取材兼论一附说一
- 纂校取材兼论二附说一
- 取材纂校兼论一附说一
- 纂校专论一附说一
- 取材专论二附说一
- 纂校取材兼论三附说一
- 纂校取材兼论四附说三

原篇名

- 楹山堂集读书得一则
- 道光仪徵县志序
- 肇庆府修志章程
- 上李雨亭制军书
- 同治上江两县志商榷
- 同治温州备治采访条约
- 光绪顺天府志略例
- 重修湖北通志纂校章程

撰人

管世铭

阮元

阮沅

冯士铎

汪士铎

孙栗西

张之洞

黄彭年

取材专论三附说一

采访志书条例

吴汝纶

取材纂校兼论二

瑞安县志局总例

孙诒让

取材专论四

瑞安县志局采访人物条例

孙诒让

纂校取材兼论五附说一

射洪县修志议

刘光谟

纂校专论二附说三

县志分篇议

刘光谟

方志学发微卷一

罗田王葆心季芻撰

取材篇第一 纂校篇附

取材专论一

人情贵古而贱今，独于撰郡邑志则相反，人物、艺文，宋以上什之二三，明以来什之七八。余谓凡修郡邑志，且将二十二史检阅一过，凡系本郡本邑名宦人物，皆应全录其本传，再取唐宋以来，如李、杜、韩、柳、乐天、永叔、东坡、山谷、半山、放翁诸大家诗文集，及文选、文苑英华、全唐诗、宋诗钞等书，所载有与其地其人其官相涉者，概行摭辑。然后旁及历代类书，说部，及各名家撰述，再益以郡邑前辈中好古之士，搜辑考据，著有成书

者，取博择精，一正从前简陋之失。至近代当取其卓然可传者著之，不以繁芜为贵也。

右楹山堂集读书得一则，管世铭铨若撰

按：管氏谓『人情贵古而贱今，独于撰郡邑志则相反』，其说与卢抱经之言合。卢氏谓：『近代所修志，皆详于今而略于古，欲知古者，于旧志曷可少哉？』吾谓卢氏此言，更可补管说所未备。管氏言改古，但言取材于方志以外之群籍，卢氏则主专搜求本地之古志。抱经堂文集载嘉泰会稽志跋云：

『会稽志二十卷，以陆务观序考之，当时郡大夫与乡之人士，其事于斯而始终之者，通判施武子宿也，务观亦与焉。余既钞得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因并钞是书，为其无别于后来诸志，本其成书之年，标其目曰嘉泰会稽志，尤临安志之称咸淳也。武子尝注苏诗，高出王龟龄之上，至今学者重之。务观文笔，尤为南渡宗匠。此书洋简得中，纪叙典核。临安志犹有谄权奸、扬己绩之失，而此无有，要非施为主而佐之以陆，不能剪裁精当若是。武子尝知余姚县，修捍海堤，此当真叙其事，使后来者可图其继，不可与

自功者一视。文绍先籍自余姚迁杭州，故于此二志，尤乡邦文献之所系，不敢不惓惓焉。又梁国张渥有续志八卷，今书后仅载其序，而其书不可得见，仍当访求补录，以还旧观。此外，郡之隶吾浙者，尚有九，考之于宋，志嘉禾者有岳河，志吴兴者有谈钥，志四明者有罗璇，志赤城者有陈耆卿，志东阳者有洪遵，志信安者有毛宪，志新定者有钱可则，志永宁者有陈讷，志括苍者有楼璩，其书或在或亡，不可悉知，倘或得见，犹当传录之。近代所修志，皆详于今而略于古，则欲知古者，于旧志曷可少哉？』

按卢氏求文献于宋人之志，诚为笃论。但此事惟江，浙间多存宋志，故能施用此说，在他省则无从矣。然其意要不可不知也。故存其说于管说之后。

右附说一。

地志以宋人为最善。宋人言地志取材之博者，如林虑吴郡图经续记后序云：

此一览□□何其备哉！书三卷，若干条，而所包括者，古今图籍，不可胜数。虽浮图方式之书，小说里谚之言，可以证古而传久者，亦毕取而并录，先生岂欲矜淹博而耀华藻哉？举昔时守牧之贤，冀来者之相承也；道前世人物品之盛，冀后生之自力也；沟渎

条浚水之方，仓庾纪裕民之术，论风俗之习尚，夸户口之蕃息，遂及于教化礼乐之大务，于是见先生之志，素在于天下也。』

又，梁克家淳熙三山志自序云：

乃约诸

断简，援据公

牒，探诸長老所传，得诸閭里所见，上穷千载，

朝因革之由，而益以今之所闻见，凡分九门。』

观此二家之论，林氏之

为多，梁氏则考献者为多，均可改见宋人为此事开始之

不惮烦如此，岂

率尔操觚，以簿植短见主志事者所及知？宜两家之书至今流传不绝也。

宋时中兴后，士夫纂志之风甚盛，而为之亦至慎。周焯清波杂志云：近时州县皆修图志，志之详略，系夫编摩者用力之精粗。扬州为淮甸一都会，自唐已名繁盛，向有王观通叟，考古验今，摭事千余条，效汴都以为赋，今馆中及扬州有本。焯每谓建康六朝故都，又为代邸兴王之地，亦应揄扬，以亚雅颂。虽闻江宁尉崔礼者，尝有此作，而文不记其事，后

未有继者。『观此，为一赋尚摭事于余条，必考古验今而后从事，矧其为志，其储材当何如乎！周爆又云：『建康六朝故都，叶石林少蕴居留日，尝命诸邑官能文者，搜访古迹制图经，石时桔林敏若子迈主上元簿，考最详多，以王荆公诗引证，号上元古迹。爆先得其书，后史志道侍郎修建康志，宛转借去，志成，为助良多。』此一事尤见宋人修志之预备，既得人，又多考书，不厌求详。石林书虽未成，经史氏卒成之。其书，宋志载史正志撰，十卷，其名一作史正道。修书时必宛转求得林敏若子迈之书，知宋人修志取材勤笃如此！史氏还成书，再续而有周应合之景定志，遂为古今名作。然则，此事岂一手一足之烈？必积久而始称善。观建康志积三次而其书始工，而旧志决不可废，于此见之。曩尝以林敏若为林敏功子仁、敏修子来昆弟行，『石桔林』非即宋石忞字敏若号桔林者，『石桔』乃『石桥』之讹；元祐中，割蕲水石桥镇立罗田县，即其地，古称□□。子仁、子来均曾居石桥镇之蒙山，故知其为昆弟行也。近上江两县志中，一作石桔林敏若，一作石敏若之子名迈，两存其说，由不悟『桔』与『桥』乃形近致讹也。余别有辨。

右附说二。

按管氏之言取材，专于方志外开凿鸿濛，虽于方志取材之道，祇言其一端，然亦见自乾嘉以来，方志之新机日闢，渐化方隅之陋，而趋于博瞻之观。其皆无非以详备一方之文献而已。于是取材之事，自管氏所主求诸志外一说外，百余年来，诸家开方志之文字，犹可推寻此类之绪言。其有以善因旧志而别筹以广存留为事者，有以不可矫旧志之枉而矜别裁为说者，然此二者，犹为修纂时大体之斟酌，不專屬取材之事。若夫专向洋备中图取材者，又有数家之说，各因地域志材丰富不一，而均以求洋为归。今为一一揭举，以推见取材之条理焉。所谓善因以别求存留者，盖修志不徒在善革，亦有时贵乎善因。善因之前例，如汪梅村同治续纂江宁府志，因有姚惜抱之嘉庆志在前，遂不改姚旧，而但续以嘉庆后之事，其姚氏未见及所刊落之材料，遂壹纳诸同治上江两县治中，而上江志亦遂丰蔚可观。实则汪氏初不满姚志，其说具见于上李制军书，特因人以重其书，且府都在一外，因之可以萃美于上江志也。此两得之道也。他如冯景亭同治苏州府志，因乾隆时郡守雅公所修为善，因定义体例悉遵乾隆志而略为变通。此与汪氏一绝不改、一虽改而守其旧例，其因旧之法不同，而皆不尚别出新奇者也。所谓不尚矫枉而矜别调者，自来志家积习，往如阮文达诋明人好蹈袭掠美，以

炫异居功。故孙仲容永嘉县志凡例云：『地志虽微，亦使之一体。尝观前志详明，则后修者必矫之以简；前志简括，则后修者必矫之以详，此相胜之常态，非著述之通才，谨祛二蔽，以发其凡。』孙氏之说，为不善因者针砭也。此两者皆修纂部分中大体之斟酌，而非徒注重取材者也。至所谓取材求详备之数家，有于最古最著之地，取材务求详备者。黄本诚为乾隆新郑县志，其自序有曰：『邑志自前明草创，山川、古迹、职官、人物、艺文多脱略，国朝虽两踵修而莫能是正。余于去冬开局，凡历代掌故之书，下逮稗官小说，无不搜罗；金石之文，无不抉别；山川之脉络道里之丝亘，无不综览而编辑之。虽不敢谓毫发无遗憾，而于前志庶几多所考订者矣。』又周官曰：『凡此五物者，每国辨异之，以周知天下之故。』戴记曰：『皆如其国之故。』一县之地，不过方数百里，而上下数千年，其为故也繁矣。明关中诸志，卒以简胜，然王渔洋于朝邑志，有『无乃太简』之歎。郑简庵新城旧志自序曰：『异时重编之，应有一百数十卷之多。』，渔洋亟取其言，以为作志者法。夫志，犹史也。即贤如涑水、紫阳，而通鉴、纲目两书，犹卷帙浩繁若彼，然则志之作可略乎哉？黄氏之不欲略，不尚简之旨如此。而新郑古邑在经传可发挥者，遂为之重开一种新面目焉。□□□□修志取

材之说。香祖笔记云：司马子长采左氏内外传、国策□□以为史记；杨用修取华阳国志；王象之纪胜成教碑目；费著器物谱、蜀锦谱、蜀笈谱以为蜀志。昔人谓可为志乘法。予见康对山武功志，前幅载织锦璇玑诗图；刘九经郾志，前幅载本流马图，殊□□□□可为今日物质入志之始也。又，潘桐自序所为乾隆曲阜县志曰：『广求经、史、子、集，博览各郡县志，商于衍圣公诸先后进，编告两学儒生，各陈所见，所闻，所传闻，增损义例，就正于学使韦公，命儿子某某分门排纂、其传、赞、通编、多命承焯属草。』潘氏此志，盖亦尔时之善本，惜其偶失断限，而引书未注所出，与同时并出之历城县志恰相反，然大体完整，而曲阜又古县中最表著之地，其文献较新郑为易徵，尤必广罗四部及他志博采献徵也如此。其分纂必委之子弟者，则李中简序此书所谓：『专责之一人则易精，分授之众手则易惰，此其故也。』又陆祁孙代魏袞序嘉庆洛阳县志有云：『洛阳自三代汉晋以来，旧为国都，官府所萃止，商贾所占集，有不同于他州县者。今河南虽治开封，而洛阳尤当车马之衝，为河南一大都会。然则志斯县者，其能不从详，以务明备，以尽纪地耶？』此于洛阳最古之著县，必以求详而力诣明备，但未胪举取材所在耳。陆氏此志，纯沿洪稚存登封志立目，稍为增并，

皆新派之宗，惜不克尽注所出也。由其多沿旧志及府志，初无出处，此次又未及一一寻检元书，其不胫举取材所在。亦缘此也。有于最雄剧之郡县而取材务求详备者，一见于序光緒顺天府志者之说，沈京兆秉成序曰：『大凡修志者，萧规曹随，事半功倍，此则创纂也。盖自群经笺注，地理专书、正史、别史、诸子、文集、与夫图经、志谱、公牋、访册，于古若今数十万卷中探讨而出，修志之弊，非裨贩，即沿譌，此则徵引必注原书，异同力求一是，难二；畿辅五大河，涉府境者四，其分合诸水五百有余，自来著述，贯穿盖寡。今则例综禹贡，体合桑、郦，沿流探源，脉络毕见，难三；志为史流，志有方言，又经之小学也，有本谊，有通，假，参之古语，证以殊言，难四；如人物，如官师，文学则治何经，所著何书，经济则所与何利，所除何害，语语徵实，不取空文，难五；田赋准今，金石证古，类此，谊各有当，例取其严，难六；综此六难，都为一志，纂志者之力也。』为序同治苏州府志之说，许按察应荣序曰：『昔范文穆之为吴郡志，得郡人龚颐滕山成周南为之佐，犹越四十余年始版行于世。文恪继修，吴文定先为之草例，又得杜启、祝允明、蔡文、朱邢诸贤助之。今毕太守保楚亦复广延俊髦，晨夕孜孜，其用力之久且勤也盖如是。或者不察，谓不免于繁

重。乌乎！此岂得已哉！卢、王二志，视范书倍之，康熙乾隆志再倍之，道光志又增益焉。岁月愈积，纪载愈繁。今者兵燹之后，营建纷如，军制变易，田赋蠲减，忠义节孝，每类增数巨册。且旧事之不得不补者，又居十之二，虽欲矫而趋于简，其可得乎？『此于吕太守燕昭序嘉庆江宁府志所云：『江宁自古为帝都，政绩繁多，于他郡为最。撰志乘者，尤宜详备。』同为于雄剧之郡，务必广购群材，以求博瞻之证也。有于最山僻晚出之郡县而取材务求详备者，则前此序道光遵义府志者，有两家之说。一为贺中丞长龄之说，曰：『自班氏自著地理，而志为史中之一，地理又志中之一耳。江文通云：作史莫难于志余谓志府州尤难。盖史志取一朝掌故，事具大指，即称完善。府州志虽一地理，而天文、五行、食货、职官、艺文及纪、表、列传，靡不较史加详，则志也，而全史矣。分门别部，上下数千年，使相贯属，则志也，且通史矣。又史志取材者，一朝之实录，起居注、会典、档案，纷罗街前，仅待剪裁。府州志则零搜碎采，事事钩稽，访古或故老无闻，摭今则谱状难恃，潜光隐德，历久愈湮，金石遗文，在远日晦。即六曹陈非灭裂于官吏，或灰荡于水火，文献不足，作者啣诸。至志边远之府，则尤难之难者，欲牋，雅则古籍无徵，欲瞻则名流鲜及，偶有剽录，